

人间物语

杀年猪

□刘永华

“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我幼时和小伙伴们经常吟唱的这些歌谣把我带回七八十年代家乡过年杀猪的情景中。

在我们民俗醇厚的鲁西南大地，一入腊月特别是过了腊八，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赶集采买烟酒点心、鞭炮烟花、春联年画、请香火门神及磨面杀年猪等，凡关联春节的一切物项都要提前备齐备足，其中“杀年猪”更是春节前的一个重要事项。

根据传统习俗，选择杀年猪的日期通常是要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大都赶在腊月二十六、二十七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日子是不宜杀猪的，例如亥日（即农历初四），以及与“四”相关的日子。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四”与“死”谐音，是不吉利的。

过了小年择个吉日，年猪就要上“刑场”了！

杀猪，往往是选在村里大街上一个宽敞的地方。那大地锅已烧得热气腾腾，四五个壮汉子抬着五花大绑的大黑猪放在木案子上。

那猪只是哼哼唧唧地叫



着，知道大事不好，临死要向人们痛快地哭诉一番：我这一年吃糠咽菜，不容易啊，饶了我吧……

“刀斧手”是远近村闻名的大个子传军。他面如紫铜，膀大腰圆，声如洪钟，俨然《水浒传》里的郑屠户再世。他试了试大铁锅里的水温，把手里明晃晃的尖刀在热水里烫了烫，忽然猛喝了声“都使劲按住了啊！”用左手只轻点了一下猪脖子下面的一个地方（选择进刀的地方），忽又闪一道白光。

不知怎的，我刚才还是期

盼好奇的心里似乎又有了丝丝隐隐的惊恐。

传军在一只猪脚脖子上割开了一个小口子，把粗的一根铁条从小刀口里慢慢地捅进去抽出来再换个方向捅进去，反复多次，然后用嘴巴对着刀口鼓起了腮帮子用劲吹起来，但见那猪慢慢滚圆了似气球般，围观的人们顿时鼓掌喝彩起来。他赶紧用细麻绳扎紧了吹气的刀口，令众人抬了那鼓胀的猪放到热气腾

门牙

□菏泽老胖

老李喝晕了酒，一下磕掉2颗门牙，不但说话漏风，而且伤了牙神经，疼痛不止。老李因此着实被妻子狠狠“教育”一通，他承诺妻子绝不再喝酒了。后来牙又补上了，也花了不少钱。为戒掉白酒，老李便把两颗牙日日带在身边，珍藏在一个治疗冠心病的小瓶子里面。每每参加酒场，就拿出来摇一摇警醒自己，坚决不喝酒！

这效果是明显的，老李已经好长时间不喝酒了，但酒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这一日，朋友又来邀酒，按理说不参加酒场多好啊。

“工作是真离不开酒场，交朋友也离不开酒场，戒酒也不能断了关系呀！”老李给自己的理由还挺充分。“去，但一定不喝酒。”

酒桌上，无论朋友

咋劝，老李坚持不喝，但心里隐隐有点折磨。酒场的气氛，随着几瓶酒的下肚，更热烈了。唯独老李寂寞地坐着。

一个老朋友晃悠悠地来到老李面前：“老李，不就是掉俩门牙吗？这不补上了吗，来吧，李哥，干一杯！”

老李拿出冠心病小瓷瓶晃了晃，两颗牙在里面叮当作响。

老李甚至开始感动自己的坚持：“哥们儿，不好意思，确实不能再喝了！”

朋友忽然夺过小瓶，揪开盖子倒入嘴中，仰头一咽，慷慨地道：“打碎了牙，不能喝酒了，有苦说不出是不？弟弟替你往肚里

咽！咋样，理解你不，李哥。”

老李惊住了，一时对朋友的豪举万分感动，此时不喝更待何时，一仰脖把酒也灌了下去。

……

后来，那个朋友回到座位上，偷偷用手指掏了一下喉咙，嘟囔道：“做个假动作，咋真的咽下去了？唉，明天还得排出来！”

老李隐隐听见了，也看见了，郁闷了一会，忽然一阵恶心袭来，他后悔得直擂脑袋。

自然，以后老李在朋友面前再也不提磕掉牙的事了，还是接着喝。

转瞬届龙年，人生多感叹。
只争朝与夕，贵在谋发展。
回眸过往路，征途道漫漫。
牢记初心，奋发永向前。
见誓言与行，聆听党召唤。
阅读勤耕耘，翘首艳阳天。

参编红志书，峥嵘历沧桑，
情系本职缘，跨步高峰攀。
缅怀党团史，文章寄豪情，
讴歌英模赞，篇什见报端。
忆学念师恩，理论导航向，
春晖映心田。乡愁频萦脑，
牢记初心，奋发永向前。
见誓言与行，聆听党召唤。
阅读勤耕耘，翘首艳阳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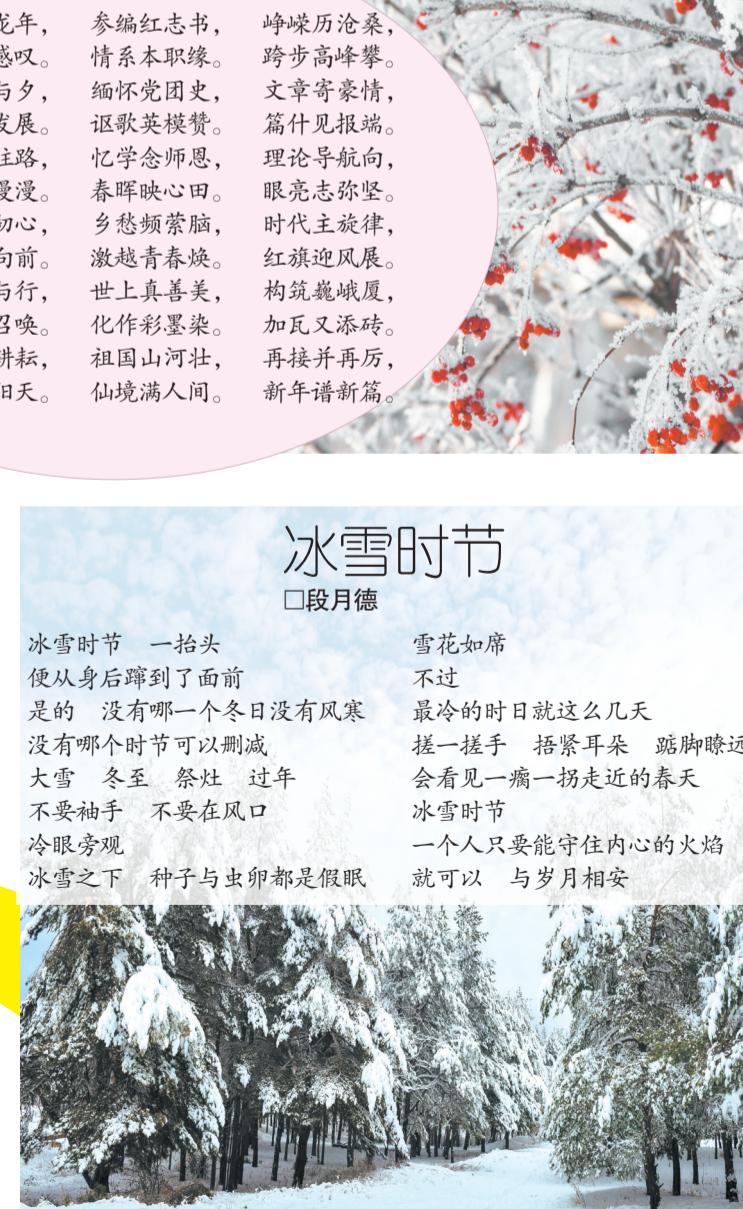
构筑巍峨厦，加瓦又添砖。
祖国山河壮，再接并再厉，
仙境满人间。新年谱新篇。

新年谱新篇

□张芳华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冰雪时节

□段月德

冰雪时节 一抬头
便从身后蹿到了面前
是的 没有哪一个冬日没有风寒
没有哪个时节可以删减
大雪 冬至 祭灶 过年
不要袖手 不要在风口
冷眼旁观
冰雪之下 种子与虫卵都是假眠

雪花如席 不过
最冷的时日就这么几天
搓一搓手 捂紧耳朵 踏脚瞭远
会看见一瘸一拐走近的春天
冰雪时节
一个人只要能守住内心的火焰
就可以 与岁月相安



腾的大铁锅里，大家慌忙用秫秸疙瘩在猪身上来回地划拉褪毛，一会儿大黑猪变成白条条的了。众人又齐吆喝了一声，把大白猪挂在旁边的木柱子上。

“刀斧手”传军就像一位解剖医生，不慌不忙，在猪身上切割着。先是割下了猪头摆放在案子上，不一会儿那猪被剖开了膛，一一从里面拿出了冒着热气的肝肺、心、肠子等下水。这些东西主家一般是不卖的——要知道，这些可是下酒的好菜。

准备割肉过年的人们围拢了传军吵吵嚷嚷，“我要这块，你快点给我砍了！”

“我要这块肥点的，回家再炼些油吃，几个月都没见着大油星了！”

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是万万不会离开这地方的。我的心里咚咚地跳：我要到那吹了气能变成气球的“猪涩泡”吗，要一个能点灯的“猪蹄甲子”也好啊。

“嗷嗷——用劲啊！”有几

个人起哄，只见一个大人不顾猪涩泡的腥气，鼓圆了腮帮子用劲儿往猪涩泡里吹气。脸上鼓胀的筋似乎要从皮肤里爬出来，直吹到那“猪涩泡”和他的头那般大了。末了，又用细麻绳扎紧了口（几颗玉米粒儿已提前塞到里面），再把它绑到一个小木棍子上。

天渐渐地暗下来，那头大肥猪也被左邻右舍分割完毕，我家自然也割了一块肉。

我有幸抢到了一个猪蹄甲子，把塞满了白白的碎猪油的蹄甲子灯点着了。开始那小火头儿眨巴着眼睛似乎不想亮堂堂地着起来，一会儿那火头儿终于大了，我用小手遮掩着恐被风吹灭了。

春节，我们说的“年下”，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增强民族认同感的精神纽带，也凝聚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杀年猪，使春节的节奏进入高潮，这儿时的美好记忆，永存心间。